

中法

論附札記

言



法 言

揚 雄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法言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法言序

太儀之體。渾淪無窮者也。非夫周服諸家之論。則度舍之紀。茲或罔焉。欲明緯象。不可得也。羣經之文。支離寡要者也。非夫孔傳衆氏之解。則章趣之會。無乃隱焉。欲辨綱常。不可得也。故先儒於聖人之書。所以聲聲而爲己任者。蓋此爾。惟西京博士毛萇傳詩。頗號大略。鄭康成大懼夫泯之弗行。思覺於後。故增之箋言。而三百廓如也。自鳳德云衰。諸子繼作。亞聖之譏。獨揚孟而已。七篇有趙臺卿爲之題。頗詳。真經有范叔明爲之解。甚悉。惟法言者。蓋時有請問。子雲用聖人之法。以應答之也。凡有十三篇。東晉李軌。雖爲之註。然愈略於毛公之爲。唐柳宗元。刪定。雖釋二三。而不能盡補其亡誤。故中有義易決者。反疏之。理尙祕者。則虛焉。闕文者。弗能正。譌字者。乃無辯。至於言不詘而事不屬。議失旨而舉失類。已什其手。是使揚氏之意。尙有所晦。學子不能無冗豫也。故康成之志。咸敢竊而取焉。凡裨其闕。糾其失。五百餘條。且署咸曰。以別舊貫。觀夫詩書小序。竝冠諸篇之前。蓋所以見作者之意也。法言每篇之序。皆子雲親旨。反列於卷末。甚非聖賢之法。今升之於章首。取合經義第次之由。隨篇具析。其有艱字音切來理。盡譜於後。仍條其舊。以爲十卷。雖不能廣翼賢業。庶充巾笥。爲詒謀之具云。宋宋咸撰。

法言總目

卷一

學行篇

卷二

吾子篇

修身篇

卷三

問道篇

卷四

問神篇

卷五

問明篇

寡見篇

卷六

法言

總目

一

五百篇

先知篇

卷七

重黎篇

卷八

淵騫篇

卷九

君子篇

卷十

孝至篇

法言卷一

漢 成都揚雄著

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辯、詭辭、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讓以爲十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

學行篇

天降生民。倅侗顯蒙。恣於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讓學行也。讓、述也。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學如不及。豈俟羨久生然後爲學哉。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莫使諸儒宣揚之。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礪諸有玉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礪、錯也。石名。礪如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殪者。謂其死生未育。形性殪然如死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爲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揚子井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答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跽

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

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乎習歎習貫之移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蔑微也仰

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道進於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

水乎請問木漸易曰山上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下者根本上者枝條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素者歟斧藻猶刻栴丹檀之節棄檀也鳥獸觸其情者也言無別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

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睠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睠顏之人亦顏之徒也睠驥驥也或曰顏徒易乎睠之則是顏子庶幾疑其

至曰昔顏常睠夫子矣正考甫常睠尹吉甫矣尹吉甫作大雅崧高蒸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慕之公子奚斯常睠正考甫矣正考甫商頌蓋美禘祀之事而如不欲睠則已矣如欲睠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書謂諸傳記之而世不尙

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射以決科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故云世不尙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射以決科經以策試射以決科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

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

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鷓羊 茹切。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揚子一區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羸。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回邪也。貞正也。顏其劣乎。顏其劣乎。顏豈劣哉。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之卓也。顏淵之所苦。無它。惟苦孔子之道。卓然高堅耳。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言有教立道。此外無心。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或人疑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學之。曰。未之思也。孰禦焉。

法言卷二

吾子篇

降周迄孔成於王道。禮樂也。然後誕章乖離。諸子圖徽。言詭誕之章乖離於道。諸子當圖其善而學之。讓吾子。貴道義。抑浮辭。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常。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少年之事。俄而曰壯夫不為也。梅作。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己。吾恐不免於勸也。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調之以正。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曰狺狂使人多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言亦有益。曰必也淫。言皆誇誕。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詩人之賦雅有典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問鄭衛之似。曰聰聽。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言精心以求之。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交俱。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多哇者淫聲繁越也。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渥法度也。渥濁。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玉瑩喻清潔。丹青喻有文采。言風原雖有行能如此。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辭數萬以為法。法歟。公孫龍為堅白之辯者其書十四篇以為法歟。曰斷木為棊。梲革為鞠。亦皆有法焉。梲刮。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

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崩施也。况介丘乎。崩施作遷遊卑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况枯澤乎。惡沱

未也惡讀如汙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弃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惡安

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其識道也。諸子若惠施公孫龍莊老申商之類山經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

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言斯戶也豈佗也哉吾獨有不由諸

子之戶哉或欲學蒼頡史籀。多知奇難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

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實非也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豹而戰

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辯人啼君子豹

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市肆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喻小聲猶君子言也無

擇。非法不言何所擇乎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而稍邪侈者有矣。侈昌者切謂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孔

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或曰童而習之自紛如也。言皓首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子孔

之道正以化姦以誠去詐故諸儒咕嘩以為博多訊以為辨是以姦敵姦以詐勝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多

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綠衣非正

純綿雖多不益於實用猶詭辭小說不益於正理。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

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鄂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韓莊申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

則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觀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修身篇

事有本真。陳施於意。動不克成。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勿求備於人。故曰不克成。本諸身。課修身。內充至理而行止。出處皆成律度。修身以

爲弓。矯思以爲矢。立義以爲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奠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

爲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不用言不見用於世。曰：聖人樂天知

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若湯之盤。正考父之鼎。皆有銘之類。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爲也。使人

信之。所不可爲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則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

所慎。言禮書。慎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兼之於書。上交不諧。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爲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

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

卑也哉。觀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也。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儻克爾也。儻誰也。或問仁義

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二者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

意哉。謂志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或曰：治己以仲

尼。仲尼奚寡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或曰：田甫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

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日月。精必矇。以喻不學問人。熒魂曠枯。糟苧曠沈。撻埴索塗。冥行而已矣。埴土也。盲人以杖撻地而求道。

白日無異夜行。面牆之論也。糟當爲精。李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

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史。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雌雄之肥喻君子之樂道。或曰：回之箠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闢闢在上，箠瓢梓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梓謂以手捽茹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箠瓢之樂，顏氏德也。或問犂牛之鞵與玄駢之鞵，有以異乎？曰：同。然則何以不犂也？駢祀之牲取犂也。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犂也。如刳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其犂不犂也。罷當犒也。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或問人有倚孔子之墻，絃鄭衛之聲，誦韓莊之書，則引諸門乎？韓非莊周門孔子之門。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墻則麾之。惜乎衣未成而轉為裳也。聖人耳不順乎非口，不隸乎善。隸習也無言不善不俟習也。賢者耳擇口擇，衆人無擇焉。或問衆人曰：富貴生志在苟求富貴貪生而已。賢者曰：義推義所在。聖人曰：神萬變謂神不執一而應。觀乎賢人，則見衆人。觀乎衆人，則見賢人。觀乎天地，則見聖人。天下有三好，衆人好已從，賢人好已正，聖人好已師。欲廣其道。天下有三檢，檢猶限也。衆人用家檢，安利不檢出。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安利偏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出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曰：其爲中也弘深，其爲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括檢也。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傲之有？上士之耳訓乎德，訓順也。下士之耳訓乎己，上士好德聞而誠之，下士是己聞而誠之。言不慚，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法言卷三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言此大道。豈古先聖人考制之義。猶周公作禮樂。仲尼刪詩書之義。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姦謂健壞。罔謂誣罔。誤問
 道。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侗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侗道。
 君子正而不佗。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舍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塗雖曲。而通諸夏。
 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事謂異端之事。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合譬於身。
 不可無一也。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
 其身全乎。或問德表。問有德之人。其治化表。見於外者。何如。曰。莫知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或問雕刻衆形。
 者。匪天歟。曰。以其不雕刻也。如物刻而雕之。焉得大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
 滅禮學。吾無取焉耳。吾焉開明哉。吾槌提仁義。滅禮樂。則吾道警矣。惟聖人。為可以開明。佗則荅開發。荅當作蒙。言他則愈蒙闇矣。大哉
 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閑然。不覩牆之裏。開。匹庚切。閉。門也。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
 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為
 疣贅。疣贅。體之外物者也。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為治也。曰。洪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獸同也。不是以法。始乎伏

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言哨多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八荒外曰。殷之以中國也。殷正或曰。孰為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為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八荒之外聖王之禽。

獸畜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礙止也。止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

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為帝王之筆舌也。天常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

贅虧矣。譬如人之形體益之則贅損之則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為。則禮由已。言知聖人因物之性或問大聲。問聲執

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尸諸聖。欲音宏。尸主也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或

問無為。曰。奚為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為矣。阜厚也紹

桀之後。篡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為乎。言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或曰。

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

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言使民視聽皆由禮樂。則安用塗之或問新敵。問政教之隆殺

曰。新則襲之。敵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言今若亡禮人。嬰犢

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

堯舜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需項漸襟。堯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銜玉而賈石者

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曰。亡愈。言與其用狙詐。至於血之需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言無詐則何曰。御

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

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言征伐必須狙詐奈何。曰：威震諸侯，須於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蟻不腰臘也。歟。臘，八月旦祭祀先人，臘，蜡也。冬則獵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或曰：刀不利，筆不鈔，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自然矣。言若以刑名爲不道，則民何亦化之自然。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言以數荷不乖少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學徒，則顏閔不能勝之台我也。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言莊周當戰國之間，獨能不應楚威此可取耳。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出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周本乎老子絕滅禮樂是無君臣之義也。衍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親隣亦不欲見之矣。